

商海弄潮

午后闲暇，无意踱步杂物间，眼光落在墙角的旧物件上，心情不由得有些激动。轻轻揭开遮挡灰尘的褪色旧毛巾，一只黑漆剥落的古朴木箱子裹挟着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见到奶奶当年的嫁妆，不由使我想起那个用瘦弱、佝偻的脊背背着我爬过无数道山梁放牛割草的奶奶！

郑重地打开箱盖，缓缓抽出一根一尺多长的褐色烟杆。它很光滑，用梅树枝为材料，雕刻着龙抱柱的图案。记忆的闸门刹那间决堤，我忍不住泪湿眼眶。

抽叶子烟是爷爷的一大爱好，劳动间隙也不忘叭哒两口。所以，拥有一支满意的烟杆成了爷爷最大的期待。

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爷爷寻找、制作“宝贝”的艰辛。难得的农闲，他很早就出门，却总是失望而归，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爷爷小心翼翼地拎着一条蛇皮口袋回来了，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孙女儿，你看这梅树枝像啥？”我回答不上来。老人细细端详，自言

屋檐

彭丽（四川）

把斜坡的屋顶向外延伸，把艺术的美呈现在温情的世界。是茅草，青瓦抑或琉璃？

“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一声鸟鸣，惊醒了晚起的诗人白居易，一道阳光穿透诗人的心。满屋的舒适、惬意在鱼鳞一样的屋檐下落漾，一片青瓦、一方天地给予诗人小小的满足，灵感在屋檐下避开了风雨……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低矮的茅檐触手可及，茅草在潺潺溪水边泛着柔白的光。一片新绿的青草散发着芬芳。屋檐下走出来一对白发的老夫妻，操着软绵绵的醉人的吴地口音……生活的气息跃然纸上。辛弃疾喜欢的茅檐，我也喜欢。

一枚锈蚀的小铜铃，挂在翘起雕花的古典屋檐。风起了，清脆的叮当声唱在光阴的流转里，迎来送往多少旧时光。

一根根晶亮的雨线，从屋檐串起。沙沙沙沙，是流动的琴弦，啪啪啪啪，踩着节奏的鼓点，弹奏着四季的交响乐。

屋檐，仅仅是椽子上的茅草或瓦片吗？仅仅与风雨有关吗？春意烂漫，当枝头的第一朵桃花绽放在屋檐旁，惊醒了巢巢中啾啾呢喃的小燕子，我的心是何等喜悦啊！粉红的花碧蓝的天，妆扮着黑色的屋檐，我就坐在屋檐下静静地看，呆呆地看，思绪随着淡淡的馨香飘散。

小时候，喜欢坐在茅檐下看雨，透过宽宽的雨帘，看树林隐入烟雨迷蒙，看村庄隐入如梦似幻。那颗沉静的心在茫茫大千世界中浮想联翩。

更喜欢暑热难耐的时候，和家人躲在屋檐下，吹着一阵一阵的凉风。大人们纳鞋底、织毛衣，话家常。我就在一旁看书，写作业。一行行安静的文字为我打开一扇窗，带我走向远方的世界。

长大了，常常行走在繁华的都市。夏雨滂沱，从天而降，淋湿我的头发，我的衣衫，一阵寒意从脚下袭来。

哪里去躲雨啊？看，伸出大楼的水泥板屋檐下，一排行人，在屋檐的庇护下缓缓前行。我也快步加入。风不再吹乱我的头发，雨不再打在我的身上，一丝暖意从心底窜起。沿着城市一栋栋大楼的屋檐行走，我走回了温馨的家。

屋檐，一个城市的温度。屋檐下，明媚的时光，演绎着一些温情的过往。

锦里侃山

《月光村庄的妈妈》这样一本承载着诗人龚学明热切情感 and 良久沉思的诗集问世了。读后我感谢那些美好的情感，迷人的词语，细密的思理，爱亲之情，思乡之绪，在诗人的笔下丰富、生动。

对于诗集《月光村庄的妈妈》，我感到这个名字特别的亲切、优美和飘逸。亲切，是因为妈妈就是爱的一切象征和隐喻，亲情是一切情感中最质朴、浓烈和真挚的情感。优美飘逸，是因为当离世的妈妈和消失的泾上村庄在中国文化中最富有诗意的月光中，妈妈和村庄就皆绰约而有韵致；她们是高远的，却举头可望；她们飘逸，然而每每想起都能照耀心灵和周身。如果诗人都有还乡的情结，那么对母亲的追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诗人再次回到诗中，在字里行间仔细端详母亲的笑容与苦痛，在语言的抑扬顿挫中重拾自己的悲戚，并一次次泪流满面。诗人是疼痛的，他是在点燃自己的情感，将自己最柔弱的部位燃烧。痛苦是诗人赖以生存的最高境界，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对人生、对命运有更深的思索和感悟。诗是利刀之上的人鱼之舞，它的韵脚是疼痛。龚学明正是在一次次疼痛中写下了这些诗，那些悲情的瞬间也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爱的最热烈的瞬间。

《不是雨，而应该是雪》这首诗写于母亲病危之际。诗人

歌子的蝴蝶如雪缤纷

龚学明诗集《月光村庄的妈妈》读后记

齐凤艳（辽宁）

希望自己能让母亲病情好转，将母亲远远地带离死亡的边缘。“必须是雪”！诗人一再呼号，几乎嘶声力竭，谁都不要夺走我的妈妈！《不是雨，而应该是雪》的感情非常炽烈，细细体悟，调动所有感知去共情，也是对我们读者情感的一次丰富，心灵的一次洗礼。诗集中，很多怀念妈妈的诗，都是这样发乎情，表于言，并达于读者的心，我感受到了诗人心身的颤抖。

读《生命的老树，用月光焊接》，我发现诗人的情感在这首诗里得到了理性的淬火。如果说《不是雨，而应该是雪》，龚学明任情感自由放纵，成为

而每每想起都能照耀心灵和周身。如果诗人都有还乡的情结，那么对母亲的追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诗人再次回到诗中，在字里行间仔细端详母亲的笑容与苦痛，在语言的抑扬顿挫中重拾自己的悲戚，并一次次泪流满面。诗人是疼痛的，他是在点燃自己的情感，将自己最柔弱的部位燃烧。痛苦是诗人赖以生存的最高境界，只有经历苦难的人，才能对人生、对命运有更深的思索和感悟。诗是利刀之上的人鱼之舞，它的韵脚是疼痛。龚学明正是在一次次疼痛中写下了这些诗，那些悲情的瞬间也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爱的最热烈的瞬间。

《不是雨，而应该是雪》这首诗写于母亲病危之际。诗人

烟杆情

龚良红（四川）

自语：“我想把它做成龙抱柱的样式，你奶奶快满 70 岁了，她是属龙的。”烟杆在爷爷手里精雕细刻，费了好多天，还时常忙得他满头大汗，梅枝才慢慢成型，看着自己的杰作，他不时咧嘴憨厚地笑笑。

时光荏苒，爷爷患了严重的肺气肿，在医生的严令禁止下，戒烟被提上议事日程。他不再像往日那么笑容满面，而是一天到晚阴沉着脸，不时将磨得黄灿灿的铜烟锅放在鼻子下嗅嗅。睡觉时也要将烟杆放在枕头边。

一天黎明，缠绵病榻多日的爷爷走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刻，亲人们聚集在床前，神情哀伤，却又不敢哭出声来。奶奶侧身坐在床沿，紧紧握住他的手，将嘴巴贴近爷爷的耳朵，满怀悲痛：“老头子，你的心

愿我晓得，你就放心去吧！”浑浊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空气中弥漫着无奈的凄凉，我忘记了哭泣。

爷爷走了，带走了奶奶的魂。她的床头多了一只上了锁、不让人触碰的木箱。一到出太阳，她总会用那满是皱纹和老茧的手颤颤巍巍地摸出烟杆，撩起围腰仔细擦拭，然后放在铺了废作业纸的地上翻晒，嘴里不时念念叨叨：“这烟杆是老头子亲自去山上砍回来的梅子树雕的，雕了三四个月。他找了 20 多棵树，就这个枝子生得最像一条龙……”

夏天悠悠滑过去了，秋天来临的时候，奶奶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拿不稳筷子，老是掉。原本饱满的脸颊更快地消瘦，深深地瘪下去，饭量大减，再也见不到她的

父亲节那天，虽然时值夏日，但北风劲吹，大雨滂沱，使人感到阵阵凉意袭来。这一刻，我更加思念我那逝去的父亲，遂携妻带女，迎着风雨，驱车回到乡下老家，瞻望父亲墓地，缅怀他老人家。

雨越下越大，放眼望去，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难道老天也在为世上那些逝去的父亲们垂泪与思念吗？我撑伞驻足父亲的坟墓前，脑海中不断地闪现他老人家勤劳一生的样子。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勤劳是农民的品德。我父亲是农民中普通的一员，他的一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业绩，但他那种勤劳持家的精神感人至深。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老家地处洞庭湖滨，是以种水稻和棉花为主的平原地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父亲凭藉着自己丰富的种棉经验，被生产队里的社员们选举为旱土队长，负责棉花的栽培与管理。父亲不负社员们的重托，每年将棉花生长的各个技术环节管理得井井有条。施肥、灌水、打尖和治虫，样样带头先行。

天早移苗浇水，他每天清晨起床，比社员们要早一个多小时到地里。水壶里的水洒在新移栽的棉苗地里，干燥的棉土“哧哧”地响，冒出一层层水汽。棉花防治病虫害时节，社员们午休在家，

父亲的勤劳

陈青延（湖南）

我父亲却回家吃了几口饭，穿着长衣长裤，身背喷雾器，顶着高温酷暑，跑去棉花地里治虫了。

我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常说，一天不劳动，比患了一场病还难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总是在忙忙碌碌度过自己人生的时光。我的老家有一块菜园，父亲在农闲的时日里，总是呆在园子里，摆弄他的菜地。萝卜白菜、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和大蒜洋葱等蔬菜，在他的辛勤培植和打理下，园子里常年一片郁郁葱葱，蜂飞蝶舞，好一种“小桥、流水、菜园、农家”的感觉。

每天傍晚，余晖下都能看到父亲，挑着粪桶，用粪瓢给菜地浇粪水的身影。一家人一年，享用不完父亲辛勤栽培的蔬菜，多的他还挑到镇上的菜市场上去卖。

父爱如山。儿女们有了父爱，就好像有了靠山。那年，我调入城里工作，和妻子结婚一年以后，有了一个女儿。随着家庭的建立，女儿的降临，我和妻子每月微薄的工资，入不敷出，生活过得紧紧巴巴的。这个时节，在老家已年过花甲的父亲，得知我家的经济情况后，赶到城里，想

办法帮我和妻子渡过难关。

父亲一到我家，我顿时觉得家里就有了靠山，就有了快乐，就有了信心，就有了希望。

我当年的住房是分配在一家咸蛋厂的附近。父亲来后，发现了一条赚钱的门路，就是到咸蛋厂去，从那些送鸭蛋的人手中，收购一些被咸蛋厂验收时打出来有点小破损小擦痕的鸭蛋，再挑到菜市上去卖。

父亲天天早出晚归，整天在菜场上摆地摊卖鸭蛋，每天将卖鸭蛋赚回的钱交到我妻子的手中做一家人的生活费用。

一年之中，父亲为我们一家挣回了好几千元钱。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开始摆脱经济困境。

如今，父亲已经长眠地下，我深深思念他过年时不辞辛劳地做年夜饭，把年夜饭送到儿女们手中；儿女们夜里三病两痛时，摸黑冒雨行走村路，请来赤脚医生看病打针开药；儿女们进城念中学读寄宿时，步行几十里公路，送衣送被，千叮万嘱后，一步三回头……

我久久地站立在父亲的墓前着，默默地注视着墓碑，心中充满深深地怀念！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90 期

锦里诗苑

双土记（两首）

田园（四川）

赏花

故居在东方，是久别的乡村
流浪的春风归来
走过若干年华
那石桥桥然不动
任我们从上面跨过

盛放在旧轮胎里的洋牡丹
曾面对多少个夕阳
木头桩里，多肉疯长

蔷薇与铁线莲彼此纠缠
玉簪花冷眼相看
好似心底有一抹忧伤

首蓿和紫罗兰匍匐在墙角
小小的花
开得和双土地一样低调

如果你没看够双土的美
不用遗憾
在夏日的某个晴天
再约上三五个知己
一起来关心农事，栽花，养草

天钉

尖锐的刺附在皂角树上
像狼牙棒张牙舞爪

树下，几位村妇在剪皂角刺
嘴里，唠着家常
竹篓里，皂角刺在慢慢增长
我好奇，她们为啥不干正事
在这里不停地剪啊

她们说
剪碎后好加工成丸药
比皂角贵多了
它有个特别贴切的名字
天钉

微风穿行在皂角的枝丫间
用温柔的手抚摸皂角
感叹那满身的锋芒
也感念为村民带来的福报

她是伊莎贝拉·伯德

李金玉（四川）

阳光照过来
刚好照到
那块尚未斑驳的历史
伊莎贝拉·伯德，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英式的典雅微笑
把时间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位柔弱的女子
带着一路的风。风中的雨和雪
触摸一块陌生的风景
陌生的炊烟与百姓
自己成为
那位最熟悉的旅人

数着她的脚步
有扬子江那么长，西藏那么远
路过江岸边
她把自己，变成一条长江的鱼
行走陆地
她是空中，飞翔的鹰
她说。温和的下午，阳光中的保宁府最迷人
她看中了
被桃花、李花、杏花和樱花装饰的城市外貌

她写写画画
拼出一个完整的中国。用古风作修饰
带回欧洲。把自己
留在这块碑上
碑上，有她撰写的历史

我背起旅行包。开始了
和她一样的旅程

走进龙池

浅夏（四川）

龙池给我很多的想象
神秘、宁静、洁净、美丽
那一泓碧波注入过我的梦

那天，我是被阳光牵着去的
怀抱春风，翻山越岭
靠近，走进

湖像一只碗
装着水草树、雪山、蓝天云朵，还有传说
喂养众生

亘古的风照旧轻弄涟漪
落叶柔软，有刺痒拽着我
像久别的亲人，等着我滴血认亲

满山开着紫色的小小野花儿，
不知名。
谜一样一一与我对视

折身返回时
雪，开始融化



溪山春意图

张兴富作）

职场故事

花匠钟海

张思潮（四川）

姚根娃家栽有各种果树，最巴适的要数花红。这是少见的水果，形似小苹果，朱红色的果皮条纹四处分散，像小胖头散披着一头红色长发，外表漂亮，吃进嘴更爽脆幽香蜜甜。姚根娃家靠果树尤其是花红卖钱，不但多年前已脱贫，而且是八里村闻名的万元户。

姚根娃自私自保，花红树是他独有，邻里想分个种，他死活不干，你们都有了，我哪个卖高价钱呐？因此，任你三爸么犟，讨种也罢，还是支书、村长出面说词也罢，姚根娃弄死不干。

钟海是当地最有名气的花匠，经他弄整过的果树硬是长得有型有势，花好果大。姚根娃的果园自然也离不开钟花匠。

冬至时节，是果树修枝、花草盘型的好时节，钟海应聘到姚根娃家果园。“钟大师呐，烦你老人家把果树给我好好看看，特别是花红，今年哪个产果只有几十斤……你老仔细弄整一盘，让它明年多产果才巴适嘛！”“嗯，好啊。”钟海答。钟海在园子里转圈圈，把所有果树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

数遍，最后停在花红树下。

“这棵花红树肋上要切枝要换根……不然，明年就死了。”

“啊？”

“还有，这树要多嫁接多栽植才好。”

“为啥？”

“几多才有福嘛，你独树一棵，春来开花，花粉自授，不利于结果果！况且，它已经老了。”

“咋个整嘛？”

“首先是换根，然后切枝，切枝后分别多嫁接嚯，要是这花红多嫁接多分种，你家和乡邻都植成林，花粉互授，保证年年大丰收……”

“啊！”

“全村都栽上更巴适。”

“他们也栽了，这花红就不奇缺了，还卖啥子好价钱呐？”

“说你是个瓜娃子嗦？他们也有了，花红果树成林了，这里成了特产地，货卖堆山嘛，买主还会少？愁啥价钱呢！况且，乡邻都栽花红赚钱了，他们会感谢你的。”

“好吧，你说咋整就咋整。”姚根娃像是听进去了，其实是害怕钟海不认真弄整，花红树真死了咋办呐？